

讀四書叢說

四

讀四書叢說卷中

東陽許謙



公治長第五

公治長章

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汙其行聖人非是就縲紲非罪上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感集注有又言兩字極分得伶俐疏曰家語南宮閔也然則名籍各括又名閔閔左傳作說字子容氏南宮三無唐子仲孫饋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集注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取之猶言得之言長取之也謂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矣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魯魯國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集注厚之至言稱人之善既厚矣必本其父兄師友是尤厚也故曰厚之至

瑚璉章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包氏注論語杜氏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未詳集註貴言宗廟之器重言盛黍稷之器蓋祭祀以黍盛為上地華美言飾以玉

不佞章

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以專言仲弓樂人兩句是言不可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集註重厚簡默四字是就聖人及或人詞氣并南面章內描畫出來或人未識仁体而又以有口才為賢故見其重厚即以為仁而稱之見其簡默以為不佞而少之

源雕開章

此章專主知言

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之微却是就存心上說於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說開已見道体匡廓而節目尚欠未能充滿故曰已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信故曰見道分明是就開會者處說

道不行章

或曰集注謂夫子見子路勇於義故詰其能從已夫子以子路為道果不行而必當浮海能決去就之義而從已乎抑以能及事三如一之道而致死以衛己在曰隨身所在以致死固子路之所優為而聖人之意則不在是也道不行而浮海聖人不得已之言居中國而因時進退君子之常情也今聖人忽幡然去此而取彼即義之所在矣非篤信聖人而勇於義者能之乎故夫子獨許子路也子路之喜正喜許己之行義與聖人同心非在

事三之義也

孟武伯章

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体段故就門人中率以為問非泛論人才之謂也觀其再問與歷率二人問可見不知者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体之仁耳一事之仁則有之武伯獨率仁字為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當故夫子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偏指其平日所行某事為仁某事為不仁也就所幸治賦為宰為行人而無失即隨事之仁矣

集注曰月至焉或在或亡注在第一箇不知字下只得指子路而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言蓋兼包下二人在內

知言

知十章

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顯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底蘊皆道其極子責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子子只是始終字

天地之炁晝夜運行不息晝防夜陰晝舒夜收歛入法則晝地
故白晝用事夜則寢卧收斂神氣以爲晝之用蓋不收斂則無
以發揚晝則勤於事爲何况君子尤不可昏惰易曰君子終日
乾乾當法天道之不息也宰子晝寢宜乎深責之
朽木蠹蠹比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卑下不可雕朽比教無所施

申張章

君子之心所存惟礼義故堅強不屈於事物之下如孟子所謂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則爲事物所屈是心裏
見他好了便貪他此心隨他去是他爲主我心爲客是心柔了
安得爲剛

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
剛只是勇於行義申張想是倔强好勝之人故爲慾
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決不爲
集注志字當爲看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爲物所屈無志則
心逐物移及勝字揜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
之辨自明

我不欲章

馬竊以爲子貢若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則全
是仁矣今猶有欲字辭亦自用力但又有無字則爲過也恐
子貢只是脩辭未及善尔夫子聞其無字便言非尔所及蓋恐
其錯搭當一試如此詳味者如何

孔文子章

聖人垂訓句句是醫病良方讀者不可泛觀須件件將來反身自
省方有益若此章只是因孔文子之謚以答子貢之疑耳於已
何預况孔圉自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自反則是孝者大戒也
天資敏銳必視孝爲易而不能細索深求精思篤好至於取
問節目尤多貴者恃何取問賤富者恃財取問貧者恃高者取問
幼能皆取問不能多取問寡凡此皆是切中事者之急病如是
則文子自是可師當自首而痛治之又當思文子雖勤孝好問
而其制行乃近於禽獸蓋務知而不行也故孝者則宜知行兼
用其力而不可少緩又文子之行極惡而以勤孝好問尚得謚
爲文而免名曰幽厲則知而篤行者所以流芳百世又可知矣

凡此一事作戒教端孝者以此意讀書則所謂二人必有我師而皆可以進德矣

今逸周書謚法篇是孝勤好問為文

子產章

集注曰兵氏之言未盡公恐漸當不殺此二人想朱子只是取以為觀聖人論人之言之法尔

居蔡章

古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今按因以為名非謂龜必得之蔡也漢食貨志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古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公龜以下不知此名所自來

疏云山節藻旒天子廟飾

攷諸云禮記管仲山節藻旒君子以為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旒似指宮廟之階後與居蔡各一事此說恐長蓋二者皆是僭而於事無益徒取僭上之罪故同歸於不智

人之尹子文章

語義中

四

子張孝子文文子事實為問故聖人只就所問而名之曰忠清固未論二子平日百行也然就所問者亦未見其絕無人欲之私故雖一事之仁亦不許圈外叙二子之行雖是亦就所問上幸其失然終在無喜愠告新令尹去國擇地之外今讀此章且其子張所問內觀其忠清休首先把二子平生行事美惡看恐於聖人之言難体認

子文非文子所及於無喜愠上見之此難於容偽集註言其忠盛矣可謂清矣固有間也集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子文

無喜愠告新尹 (忠) 無喜愠不形 (無喜) 物我無間 (清)

三仕已告新尹 (未仁) 未知皆出於天理 (理) 而無人欲之私 (德)

文子二三章

(清)

(未仁)

未仁者果是無私心也然若而無私心者亦不得已於利害之私也而猶未也然若

只文盡心於本國自是忠只是所以盡心者非當理而無私欲未
仁文子一時棄官而出自是情只是未必果見義理必如此而
脫然無累故未仁此是專就所問上論若論全體則二人之身
雖在利欲中雖有一善不得為仁也

本注及圈外今以是以下至真無私心是就子張所問事上論二
人之未仁他書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凡事上論其
未仁

三思章

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
思也未合理百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
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
何害杜氏注行父聞晉侯有疾故也所謂文子三思疏聘禮出
使唯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

圈外發明再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
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
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乞醢章

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皆是以全体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
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今微生高縱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
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本注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
介取予千駟萬鐘可知是推演說開去不是正言微生高看來
高自無此等失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足恭章

集注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蓋為盜者莫夜穿窬猶有
畏人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
之可恥之甚

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此亦是戒學者
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把做無事

顏子李路章

要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惡人孝者工夫皆是如此
若凡小善件件致力則行來行去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君子矣
此章聖人顏子氣象以集註觀之尚可体認唯子路之意須要識
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
未嘗不存蓋仁者心体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
常人之有已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
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雖然同人則
其他亦無往而不弘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俗
沂辭氣不可只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雍也第六

雍也章

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敬
四科以德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法
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

語說口

六

足以為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不必重看古之有德
者必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
有功德者居之楚尚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
以僭為嫌

夫子謂仲弓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弓謂伯子大畧與已相類故以
為問者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

集注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但訓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
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
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僅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
不可同一律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

居敬以脩身言集注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中有主是說
以敬存心自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跡亦兼內
外說行簡却是說專

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
一言有一言無似相抵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一說正相
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好學音

此章集註甚詳而通釋亦甚密當玩

不迂怒二過是好孝之效人之七情惟怒發之暴而難制故尤為難克顏子於當怒而怒之隨即雲消冰釋無一點留滯意故夫子宰其難者則情之發皆合於中和矣

集注克已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已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定這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要物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已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人做事故怒遷向他人亦不以為事做事差失亦以為無緊要我若改却屈己以從物矣若勝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人作事亦不激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已甚輕非如衆人之已然略有私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尽故能不遷不貳也

克已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已後功效如此也

語說口

二十七

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應之者應事也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是言孝至聖人底方法下文孝之道孝之得其道可見

天地儲精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五行之理以為性本只是本体真言性靜是未發形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形外物以下至七言情情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其真故竟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是約字約情合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養其性也作一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為先故曰先明諸心知所往下面力行雖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學之得其道言聖人教他就四勿用功此正是孝底方法下二不却兼效言記誦文辭便是孝不得其方法

請粟子

此章大意說不當與而與不當辭而辭二者雖皆未合中道原思是過於厚者二人皆弟子也師命以事而區區以利祿為急是何心哉原思辭之誠是然聖人行事必合中道故雖辭不許

守一職自有必得常俸辭之反為私意故不許之子華德齊若孔子居位時以公事使之則子華為家臣自有常祿若非居位時以私事使之則子華富家為師出行何必求利然此非子華之過乃用有之過也

犁牛章

一章之中為義不一聖人稱仲弓之德門人聞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脩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由也犁牛之子駢角德不繫世類也父有惡子當脩德以換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入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不違仁章

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具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指道心言之也孔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

語說口

八

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尔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

內外且以屋喻顏子心與理融事皆中道時有小私意動隨即克除又只在仁裏如人居屋內為主暫出而歸其餘心與理二勉而行之時乎於一事去得私意盡所行皆合天理之公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少間又自有私意起而非仁矣如人在屋外而為客暫到屋中隨即出去

季康子問章

從政謂為大夫蓋大政小事在國為政在家為事季氏專魯蓋以國事與家臣謀之以毋有退朝謂有政觀之可見季氏正欲得家臣與謀國事故歷問孔子門人非謂即欲使為大夫也

伯牛疾章

古人之屋共是二間外為堂而內為室室中為寢處自堂入室

尸右牖凡卧在北墻下臣有疾君視之則迁床於南牖使君入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問疾故亦迁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礼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之訣



古宮室之制大意如此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基謂之堂位卑者堂低狹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

語說中

九

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小寢東西夾左右塾之類大夫士則惟有東房無西房

樂箏瓢章

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箏瓢陋巷宜足改之邪

集注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孝顏子之孝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

冉求章

為孝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曉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行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孝而至孝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君子儒章

當看攷證

武城宰章

集注飲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孝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孝者也射鄉射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五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祭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睦婣有道者春秋祭醜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正大總言二事無苟邪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正大之情可見是子射之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亦是二子平日無之之意

語語中

祝鮀章

今之世二字重者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嘆也

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

道只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之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故聖人謂當從戶出既知之即由之當從道行既曉了何故不行正為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為喻最切須就何莫由二字上詳味旨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質勝章

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為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人生也直章

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
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
者幸然免死亦謂與人之形事當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知之者章

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曾用致知工夫而深知
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
於心而樂也

中人章

質與李兩言之

問知仁章

通釋曰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為復戒之以所不當為使其志存於
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
集註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

語說中

十一

知者樂水章

天地萬物巨細高下無非至理徹頭徹尾通貫周流無纖毫不足
處知者知之極其心於物理無少礙滯不留渣滓融會流通而
水之為物流行不滯而其漸漬浹洽大無不徧小無不入與此
心相類故樂水而其體動其效則宗仁者之應物各當其極不
過物各付物而已無私焉其理則一定不可移而以存心言則
全体自有渾厚安重之意象故樂山而其體靜其效自然壽然
所謂壽非必如堯舜禹湯然後謂之壽也蓋受命於天其壽夭
固有一定不可易人能知命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全而歸
之是壽已若立於岩墻之下與柱石而死則是我天之矣非正
命也由是觀之則雖顏子亦壽也

博文約禮章

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
而為脩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
能博文又以約禮為自己之行方可進德

是收束向身意思集註約要也通理件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

見南子章

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獸之者是事皆於理理與已不相關也
子路惡惡不汙聖人無可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
然若孝者則當以子路為法見惡不可不遠

中庸之為德章

饒雙峰云此章上句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
此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
此章下句不可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故彼
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與
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此
章又矣是言近世如此彼章又矣是言自古如此

集注中者無過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
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件合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
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事平正便可常

父才好奇敬側便不可常又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
庸方是此為德之至非聖人不能中之故曰民鮮觀民鮮又之
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博施章

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它田蓋土
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
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把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
故一井之中其中為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
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一半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
施之類病濟眾集註言之甚明

博廣也猶多也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眾是人人皆博施濟眾大
樂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髮者皆濟之是眾也
聖只是行仁至極處盡仁之道聖與仁不是兩等人

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所謂己及人仁也近取譬所謂推己及人
恕也上出於自然下出於勉強

孝者只是欲孝為仁古時未嘗有人言仁之本義分明故孔子門

弟子往往問仁子貢亦采知仁之體段故以此為問然所問地步太廣遠此是聖人有匹者方可言此而猶恐未足若孝者如此為仁則終身不可至以孔子既非之而又教之第一節言為仁功用之極第二節言一之本体第三節言孝者求仁之方法

述而第七

德不脩章

講孝是此章之要既孝又須是去講論然後明義理皆自講孝中來講既明了則知德之所以脩義之所在而徒有不善者而改之若不先講孝則二者皆不知當為之則只作知行看徒義改不善是脩德之日

志道章

志道是專心致志在日用當行之道念念在此為之不厭道字雖指行然所以求知其所當然者意亦在其中
志道據德積累久之然後至依仁地位志據二者常並行依仁則志之又據之固而心德全但長存養而不息耳

語說中

十一

四句雖前二者是一連後一節與上對然人之為孝只是要全一箇仁字上二者應事處工夫全不與物接時便要游蕩游藝一是未知者欲求知已知者欲習熟一是應事之際欲心不少放二者皆是欲全乎心德爾以此觀之不可全然截斷作兩段看也
集注知此而心必之焉為道主於行所以特著知字在上知在行前也若未知者則求知之亦在志字意內

他岐不特是異端是正道上行無過不及差誤處謂志之專見之明行之正如行路若認程途分曉到交達九達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

日新之功是補意周備以明經旨蓋據德不是守舊正謂志道而有得即堅守不忘遇再應如前事則以所執者復見之行事則前所據者又有日新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或問亦言不違仁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是依仁即顏子之不違仁也然則此章工夫全在志道據德上至依仁只是存養不據既是執守之意是行道有得了只是堅守而勿失則此句就有德而言然則工夫又全在志於道一句上

於道不是道在彼我心却在此專思之欲至之之謂既謂之道
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於日用常行處行其道故既行之
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窮
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違稍用力尔三日不違仁順辭也依於仁
勤辭也至於游藝即至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蓋德之積累自少至多積之既久則百行
皆善而德備德既備則是私欲全去故曰工夫至此此句是接
仁字說下無終食之違方是說依字存養是正說依字意
禮樂體大學者日用行不能盡故兼玩繹其文射御書數既享之
即能惟常常玩習之故曰法

應務有餘心無所放是游藝兩件得效應務有餘在志道據德
之間心無所放恐依仁之有間也

此章道德仁藝指其實工夫全在志據依游先後之序說上四字
謂志然後可據據然後可依依後又須游藝輕重之倫說下四字
前三者重藝為輕本指三者末指藝志據依養其內游養其外
無少間隙涵泳從容皆指游藝意思多忽不自知入聖賢之域

語說中

十四

亦游藝意後則三者皆用力以全仁游藝則補其隙而有浸漬
漸磨之功矣

束脩章

事師就養無方束脩其至薄者故著以上字聖人言語自無滲漏
類如此

集注脩脯也周禮膳夫肉脩加薑桂銀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
以塩乾之謂之脯

憤悱章

既憤悱而啓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教之出於勉強
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幸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
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充
天下事理無窮如何教得與自能推充方是為幸不是聖人啓
於教人聖人凡百只是提因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

用舍章

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且字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
其所藏之道於外人舍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

有此可行可藏之道

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者下有是三字則行藏意便自見集注取尹氏行藏安於所遇雖若不甚分曉然語錄已明言夫子與顏淵有可行有可藏之意則以此意者行藏安於所遇一句亦自包含盡嘗謂集注難讀初把淺近意思來者固若無差及後來看得較深會注意亦合又久而者得較愈深則意又不出朱子之外蓋不唯聖人之言廣大淵深而朱子體會精至不可輕易者過也

富可求章

如不可求一句上添一其字下添一何字則語意自明

子所慎章

古之祭祀必齋未祭之先散齋七日齋於外致齋三日齋於內散齋不御不樂不吊致齋則居於齋室之中不茹葷不飲酒不接事物惟思所祭鬼神祀記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者是也

語論口

十五

爲衛若章

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故子貢引之以爲問若孔子不許夷齊則出公或聖人之所容若聖人許夷齊則出公爲聖人所不容矣又答之曰賢人則又問曰然乎所謂怨非必形於辭氣之謂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爲怨矣集注謂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陳北溪問在伯夷則兄弟繫於已而父命繫於公權之則父命尊而兄弟卑在叔齊則父命繫於已而天倫繫於公權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爲必當逃而惟恐國家來累及於已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是所謂求合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而無怨者也

子貢之問以爭國讓國相反以求聖人之心而集注亦以夷齊逃國之事以明其無怨而中間忽突入扣馬事三十二字何耶蓋子貢之問止曰夷齊何人及怨乎而未嘗言逃國之事夫子答之亦止曰賢人與何怨亦未嘗專指逃國而言也聖人蓋以夷

齊平生心事而答之而平生大事無大於逃國餓死二事者然則夷齊微諫伐餓死之事則何以必知其逃國之無怨乎安知夫子不并以此事斷之為無怨也故集註不得不入此段而後惟以逃國事論此章之旨

飯疏食音

此章似專以飯疏飲水言所處地位曲肱而枕是就此地位中平居之容也故程子亦止曰非樂疏食飲水也然聖人之言亦不可閑放一句過曲肱而枕亦見得無所事事之意蓋上二句固言貧而此句或指賤而言也

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聖人但言不義富貴若富貴以義來則舜受堯之天下不為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言不改其樂而著顏子於上是籟瓢陋巷不改顏子之樂也言樂在其中而連食水曲肱之下是孔子之樂在食水曲肱之中也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蓋顏子惟知自有其樂不知有憂也聖人樂在其中是

無所往而樂也譬之然火顏子如然燭而紗籠罩之雖有風來不曾動得它光明孔子如然燎炬在空中任風自來隨風都自有許多光焰此顏子具體而微顏則守之而孔則化之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學易音

集注消長者陰陽之機士以去美陽之應進退者人事也存亡則進退得失之極也天陽長陰消吉道也陰長陽消凶道也然陽雖言失位或凶陰雖凶得位亦吉是消長中各自有吉凶之理君子學易隨各卦之時審其消長而明其吉凶以為身之進退進退合其宜則存其宜則亡吉凶消長有定而不可移故曰理遠退存亡人行之故曰道

使其不可不學是先說不可以無大過又不可以易而卒是履論上假我數年平誦聖人之言所謂無大過亦兼有於易道無過之義集註引史記於易則辨之說固會此意下只明用易而已無過說是為學者修己要切

樂言章

集注理情性道政事謹節文是言詩書禮之本體如此情乃性之發情發於言而有文成音考為詩故詩所以理情性言作詩之人也情發而為詩故言情在上理其情則是理其性也道言也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大政小事也禮專在謹慎其品節文章節言其大文是節中之文也聖人以此教人使人却用此以理其情性知其政事而謹其節文然後是用處謂人學之亦可以如此

葉公問章

憤是求知之切樂是行之之效不知老將至自強不息也全体至極純亦不已言聖人之孝全体而又至於極以一事而言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是至於極而樂也以萬事而言憤而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必至於全体也其憤樂相繼剛健不息是純亦不已也全体至極自憤樂兩句發純亦不已自不知老至上生全体與仲弓章全体不息字同

天生德章

天生德或問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

二二子章

此章聖人告門人不可專俟言以為教凡平日所行者皆教也蓋聖人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自然此是體道實處皆當審觀而反諸身何必專待言語之教乎蓋言與行猶隔一層故聽言不如觀行顏子言仰鑽瞻忽正是就日用上諦觀而孝二三子有未達此故夫子曉之

集注雖不明說二二子待夫子言教之意而言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意自可見

集注貼觀文義說自是正意圈外程子又是一意言門人就聖人全体大用上孝見其道高遠不可及有如顏子之歎高堅前後者故聖人止就日用動靜小節上指出教之聖人之道猶天言全体俯而就之言小節

四教章

孝文則窮物理知古十以為自修之基故以文為先既孝文則當反之於身而修行故行以之修行當以忠信為主忠是發於心

聖信是接物處故忠又先而信又次之注存忠信存以心言又曰忠信本也是忠信又為孝文修行之本也
聖人不得見章

聖人

君子

善人

有恒

此章得張宣公聖人君子以孝言善人有恒以質言兩語方看得入但本文兩云吾不得而見得見斯可矣言雖同而意則不同蓋自君子進而不止則可至聖人有恒者則不可進於善人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善人之正訓是質質一下生定非積累至者若善人肯事即至君子有恒者能孝亦可至君子只截斷此四句看固是夫子歎世衰無聖人善人而君子有恒者亦少然後三句雖說無恒者情狀却正是教人孝有恒之方欲為君子先須有恒方可若能反是三者則為有恒矣此三者於孝問事為處家皆包得盡
有恒固言質質但孝者當先孝有恒然後可至君子此與有子言

語論中

十八

孝弟為仁意同

無絕無也虛末滿之意無而為有謂本無一長而為有增之狀虛而為盈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此二者謂孝之所到事之所能而言約而為恭則論貧富貴賤之事
不知而作章

世蓋有不知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則無是也我惟於古人之言行多博其間擇其善者從而行之蓋多聞則非不知擇善而從則非妄作矣此句正反上兩句而言之然又自謙以為於理未能盡知所以下文言曰我於今人之言行多博其見而善惡皆記于此以備參考雖未足為知之明是亦知之次也蓋古人言行事跡善惡已彰故可擇而從今人言行未可定其善惡故惟記之耳此謙而又謙之言也

司敗問章

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是宋姓姬是魯姓姜是齊姓伯仲孟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同姓為婚與

禽獸無異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猶姻之道皆不通異之類
太伯文王之伯父也魯之祖周公文王之子也吳魯無婚姻之
禮昭公違禮取之却諱取同姓之罪字之曰孟子欲使人把住
宋女者欲掩其惡

古者有姓有氏帝王則自著姓如伏羲風姓神農姜姓之類人有
功德者天子則賜之姓如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又如堯賜
大岳之姓爲姜之類是也賜姓之外則爲氏氏又名曰族或以
祖父之字如春秋公子展之後爲展氏子國之後爲國氏之類
或以祖父之謚如文王之支孫稱文氏魯叔孫宣伯之後爲宣
氏之類或以祖父之官如司馬司空倉氏庫氏之類後又或以
國如周魯齊陳許趙之類是也鄭夾際推姓氏之由有數十端
然今何者爲姓何者爲氏分曉者固易知亦難盡辨凡出於古
帝王之後有姓無氏如上說風姓姜姓之類是也若其餘有氏
則又有元姓且如春秋時同姓之國如周魯衛鄭邢茅蔣胙諸
氏皆姬姓又如魯之公族大夫以謚以字以官者亦皆姬姓以
此類推之須要考究其原大見各人姓氏分曉秦漢以後姓氏

語說

十九

多亂皆不可分別漢有功者多賜姓劉唐有功者多賜姓李魏
是把別姓氏硬扭作劉李去數世後不辨真偽又如匈奴以漢
外家姓劉亦冒姓劉此等尤難理會

文五吾猶人章

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己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
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
故曰全未有得

若聖音

集注博施章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言仁是天理至善上謂全體之仁下謂隨事之仁也聖則行仁
至於極無一事之非仁妙而不測之謂也此章曰聖者大而化
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大而化之即聖之地也心德之
全人道之備即全體之仁也朱子云爲之謂爲仁聖之道壽人
亦謂以此教人是合說金先生云聖言德仁言及物聖人言爲
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此是闡說如此亦
竟易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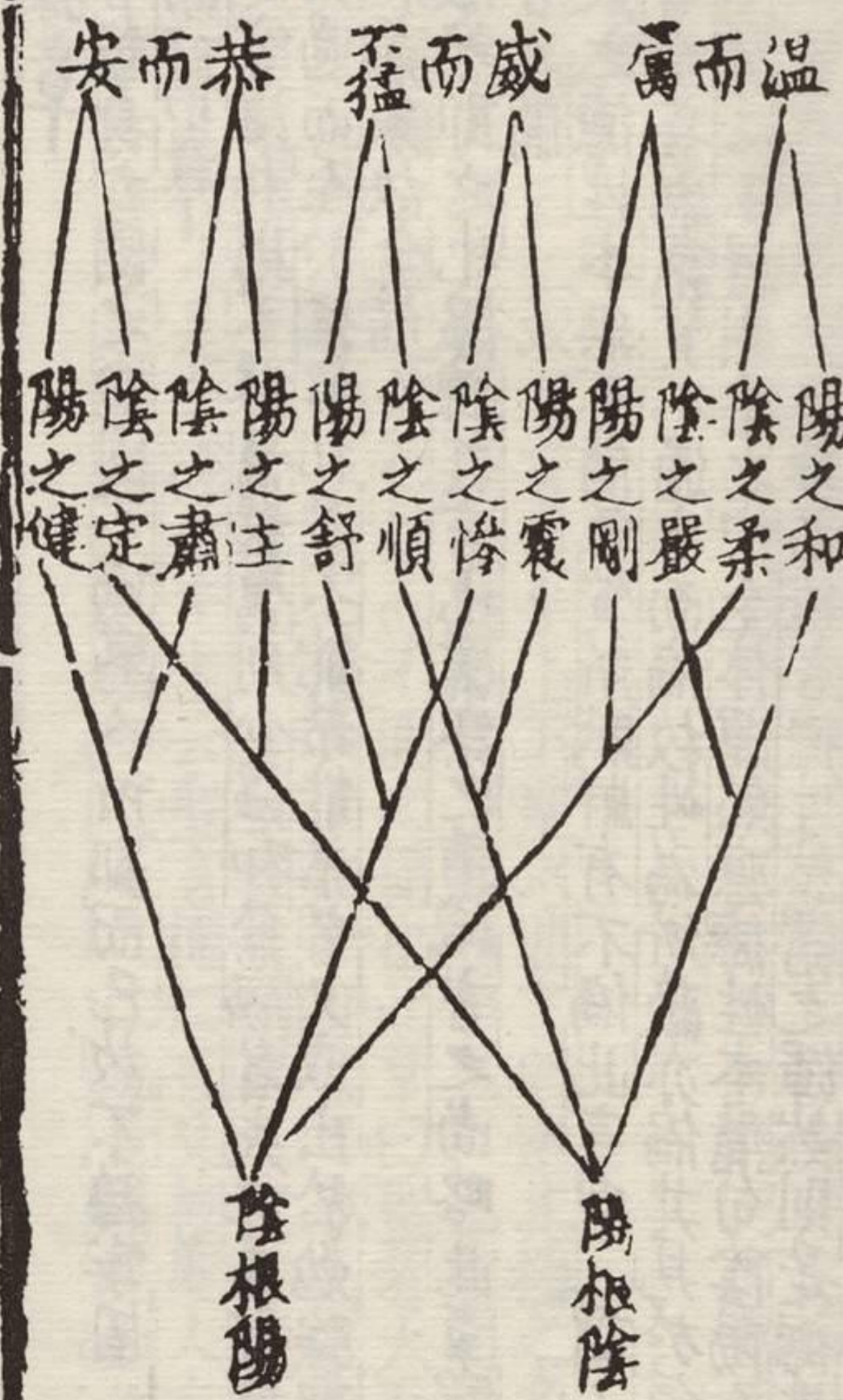
不孫不孫章

子温而厲章

不孫者殺身亡國之由固不過為人所鄙而已故不孫寧固
常人之容温和則不嚴厲嚴厲則少温和無威者失之易有威者
或大過而至於猛好札者不能恭能恭者又或出於勉強聖人
中和氣象故全備
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察之猶淺言之尚略此章察之
深言之備

集注人之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言衆人謂人性
本皆全善為氣質不適中而偏故性為所蔽亦偏其見於氣貌
之間者必不得剛柔之中全体渾然應德性本備句陰陽合德
反氣質有偏句全体渾然雖言德性然謂之渾然則是德性未
常少為氣質所蔽陰陽合德則陰陽二者皆亨當和平略無過
不及之偏是又見渾然意象矣此是就聖人所稟言氣質故著
合德字此德字只就陰陽說非言性也中和之氣是關渾然合
德說惟其渾然合德故其氣見於外者自然中正和平經言六
者是三等中和之氣蓋親炙聖人者始見粹然而温却有威可
畏而又一於恭詳而審之則温中有嚴厲不全於和雖威又不
太猛使人懼懾恭皆出於自然絕無勉強合而觀之豈非中和
之氣出於渾然合德者邪

陰陽合德圖



語說

二十一

此處曰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一二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二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李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泰伯第八

泰伯章

詩言太王實始剪商其意以為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亦非必謂太王即有滅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

語說中

二十一

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公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傳說為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皇王大紀甲三十一文王生以文王沒之年者之非是書稱祖甲不義為王舊惟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剪商之志何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剪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亦其讓國也固為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與周其始也非季歷則國固太伯之國而太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下讓天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天子始不明言立季歷乃太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

之意托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而怨所以
德之至也王又憲謂集註朱子因舊傳修入未及改

此章作兩節看啓手足是一節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學謹
之成效也下二節言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是其平日
惓惓於此未嘗少懈如臨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子思敬子問疾章

動容貌厚當遠去是慢不相厲當文雅不放肆當務莊正顏面便
當近於信不可色厲而內在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
理者工夫全在遠近二字上

集注程子工夫在動正出之先蓋平日敬義工夫純熟至動正出
時自然有此效驗則工夫意在道字上朱子以操存二字上屬
程子之言以省察二字使用之於動正出之際是工夫在斯字
上金先生謂此是成德之事恐非敬子所及以曾子語意工夫
只在遠近字上便只就地頭做工夫必欲其遠之近之如此則
下字亦有入頭處又而至於程子地位

語說中

二十二

程子暴慢斯遠一句倒說下近信遠鄙倍二句順說當思所以異
問不能音

能不能以事為言多寡以明理言

謂彼之不能固不如我之能而彼有一能乃我之所未能者彼之
寡聞固不如我之多聞而彼有少聞適我之未聞者故問之
天下事理無窮顏子雖亞聖亦有未盡知未盡能者故每問於人
能與多固顏子亦問之積問不能問寡謂或有事理顏子所未
知所未能人或知之能之則必下問為已益但就他人一件長
處請問不必論此人他事皆不如我

此章兩節皆就已接人上說上節主於問下節主於不校集注以
唯知義理無窮一句總上節而謝氏亦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
在人若有若無實若虛是其見義理之無窮所以問也謝氏又以
非幾於無我者不能總兩節則皆是接人意有若無應能問不
能一句實若虛應多問寡一句

唯知義理無窮者也不見物我有問仁也言顏子体乎仁智

託孤章

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百里言諸侯之國
 托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而言之為二事
 說亦可謂輔幼君則扶植至成人終定其位如霍光之輔漢昭
 帝攝國政則百官總已以聽國治民安如伊尹之相太甲總作
 一事說亦可謂君幼而攝國政如周公之相成王也看人所遇
 之時如何緊要在節不可奪上

弘毅章

士 弘 毅 任重 道遠 死而後已 仁為己任



與於詩章

集注詩本性情謂詩本出人性情之自然蓋心之聲為言言之成
 文而有音韻者謂之詩是性之動為情而見於外者言詩發揚
 己志出於自然也古之天子郊禘采詩以觀民風蓋擇其善者
 被之弦歌頌之邦國如周之二南則用之鄉人邦國雅則用之
 邦國朝廷頌則用之宗廟今集注乃言有邦有正金先生謂此
 摺毛氏詩言之也變風亦雅邪者多矣但孝者既知義理則凡
 見善即取心法見惡即取為戒固不必較其邪正也此三人行
 必有師擇 者從不善者改之意如春秋善惡皆書而自可為
 法戒也

抑揚反復正言吟詠抑揚是吟詠之聲反復言吟詠之不已孝者
 於書固須口誦心惟况詩有音節可以吟哦詩數則感於其聲
 尤速而切故能有所興起也

恭見於貌敬主於心辭者不虛也人雖有禮而所有恭敬律則
 辭遙接於人行禮以四者為一也人雖有禮而所有恭敬律則
 其六綱文章是其小曰

皆以上四者行之也

肌膚本有會助故本有束但不知禮則無以固之而懈惰散漫
至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聞能以然敬而行節文則動容周旋
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卓然者自正之貌既守中禮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莫不中
不為其飾攝或專其心志矣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者鐘曰清如黃鐘宮太簇商姑洗宮
角林鐘高徵商呂高羽蕤賓至無射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
角中呂為徵林鐘為羽蓋五聲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者始

於宮律始於黃鐘宮即黃鐘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相
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益一上生徵為五十四徵三分去一益一上
生商為七十二商三分去一益一上生羽為四十八羽三分去一益一上

生角為六十四角五聲倍矣黃鐘之律九寸三分去一上生林
鐘於鐘二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重倍洗應下
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
生夾鐘夾鐘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鐘為

論語

二十四

宮至南呂高羽五聲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乃黃鐘生林
鐘太簇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序生去也第二無射為宮至林
鐘為羽亦然所謂更唱迭和十二律皆可為宮所謂迭和十二律
皆可為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養人性情言養於平日以為應事之本也邪穢者物欲之染查滓
者氣質之偏與詩立禮則消物欲而變氣質矣有未能淨盡者
又因察以湯滌消融之而全入於中和也

義精是明善至於極精仁就是行仁不做勉力和順道德如云不
遠仁也

民可使章

民者庶民百姓也或問曰聖人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
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維孝者有未易得聞况民乎

好勇章

以不仁之味之已甚而致亂蓋教君子當知時審事也
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孝所謂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其矣
理之正也蓋時可為而勢不可制之何憂其生亂也

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若非不惡
之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併以亡唐之末路亦
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之才之美音

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

立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注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

集注智能技藝習其所知者能其所能為者技藝又是能中小節

日用此四字方包括得才字義

遇一事氣歉則吝其才於此事有所長則矜誇張以氣陵人

其才於此事有不足則掩闕斲齧不欲示短於人此是一等人

若吝本根而驕技藝則所以吝者乃為驕人之地驕是發見在

其者吝是也驕在中者吝是也智底意思多驕是能的意思多若

以自矜為人其則常足以陵轢於人矣此又是一等人程

子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二說六畫驕吝氣

篤信好孝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

有道則見出 富貴

身死善道

無道則隱處 貧賤

不在位章

凡侵官越局皆然當戒然居上而不侵細務亦是也居下位而謀大事亦是也如所謂吏部之官口不得理兵部鴻臚之知不得理也祿皆是也

詩學章

詩經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召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

百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王口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業口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也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因終乃更變章亂節口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揚大要為亂定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昔言也聞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一亂也正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者也然則關雎所謂參差

詩經

二十六

若菜立石毛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者正其類也關雎之亂蓋只指此四句不必求他說

江不直章

在謂心志高遠而事為不精誠伺謂無知以理言恹恹謂無能以事言常人之情有狂伺恹恹之病必有直愿信之德人志高遠而不計較小節則為事必質直而不迂曲無知者則不敢妄為故愿無能者則不敢輕出語故信若有是病而無是德雖聖人亦不教也

學如不及章

為孝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既生為人全不見得些小道理便死了只是枉了一世所以古人為孝不分毫放過

舜禹章

聖治天下只順天地生物之理以養育萬民民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惟知參天地贊化育盡其誠而已不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為事一如與己不相聞一般

大哉堯

干

上魏二 質天高大下魏二 乎質堯德高大則是準則之則謂堯
之德與天一般所以廣遠而民不可形容無能名是不可形容
也人所見可者惟見其成功之文章尔然此乃粗迹其妙用
神動皆不可見唯聖人知之而亦不可形容故其言止 此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也字起下句孔子只是
言堯之成功可見者唯有禮樂法度耳國外却是成功與之章
對說

辨臣五人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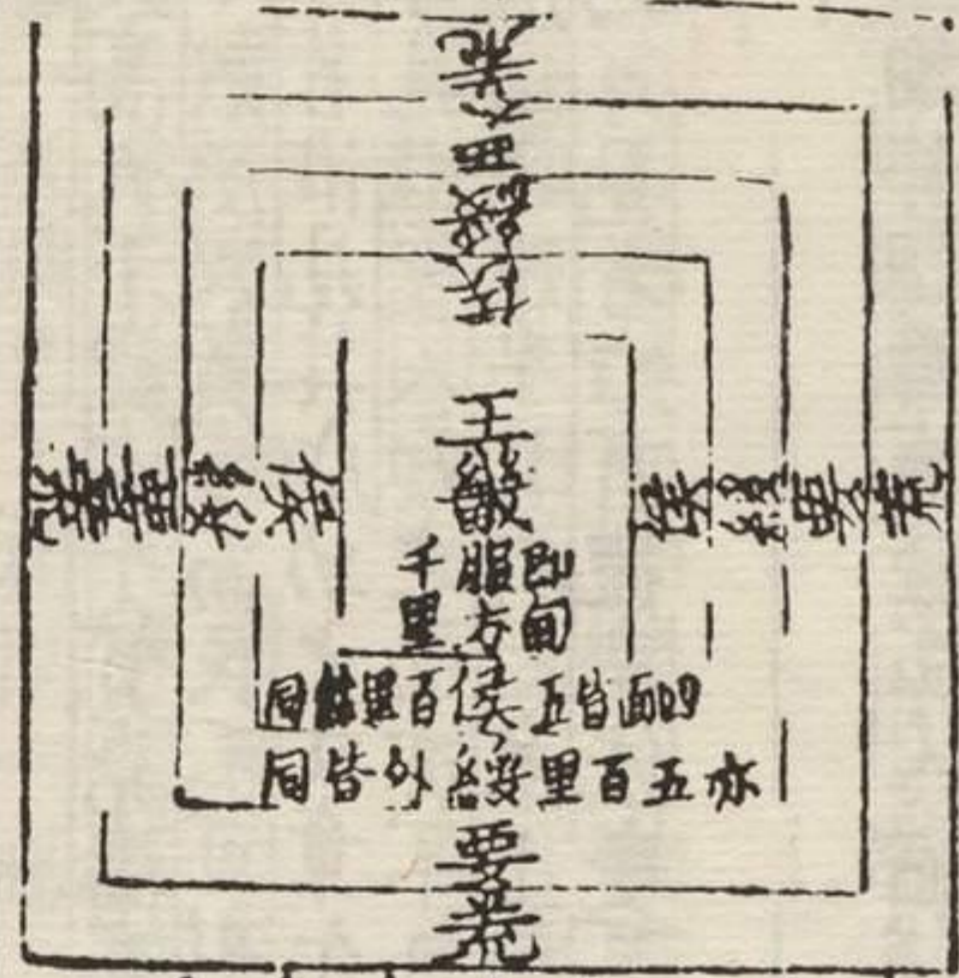
此章語脉須子細体認辨有臣五人懸起一句在上面孔子是
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主意說言古言人才難得果是如此
武王與周時人才之多惟有唐虞交會之間比於此時為盛尔
夏商之代人才皆不能及然周初雖曰人才多十人之中又有
一婦人止有九人而已是才之果難得也唐虞之際人才極多
不止五人二典中可見 以可說盛於周初獨言此五人者蓋
五人功德尤彰也周自成王之後人才亦衰

四

二二七

夫子但言周之禮可獨以文王為說武王即位十三年才伐紂
於未伐之先則亦事殷至紂惡極武王不忍見民墜塗炭乃為
天下去暴尔

三分有二周都在雍州梁在雍正南豫居雍東南徐居豫東荆居
東南故三州尚屬紂此亦是大約如此言之



禹貢五服。侯綏要荒。王畿千里。謂上中下方。千里為王者所居。即甸服。甸面各相去五百里。為侯服。又五百里為綏服。又五百里為要服。又五百里為荒服。一面二千里。與甸服共方五千里。是天下大約道里如此。其服地內所封諸侯朝貢皆各有時。所謂以服事所居在何服內。依服內合當朝貢之數事。天子也。

禹貢

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澠是養民。盡其愛。

子罕第九

子罕章

利乃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為不暇計較利己。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與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貴壽夭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尚。惟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為宰變化之功。亦無用矣。

語說中

二十八

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答之皆是進脩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冕是音

冕冠總名。冕之名有五。衮鷩毳毼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為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不可僭。上其上。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以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五。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五。公。侯。以下。只是。數。綴。玉。如。九。旒。九。玉。八。旒。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麻。冕。禮。也。集。註。布。冠。亦。總。名。也。

鷩必威。又毛毳。鷩。銳。反。希。陟。里。反。漢。食。貨。志。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三十。升。布。共。八。十。縷。則。一。元。

二十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與漢尺五寸五分弱所謂今尺者即營造尺也如此則營造尺之一寸容縷幾二百是一寸為今百眼筥其細密難成可見

儀禮燕禮君燕臣之禮也公取大夫所勝醴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非成拜公終再拜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終再拜賓易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疏凡臣於君鉞為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復再拜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聞命則升升乃再拜則不言升成拜又觀禮諸侯觀天子之禮也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升成拜乃賜車服侯氏降階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命言升成拜者非一以此推之則他從可矣然行禮又各有節下多有臣拜於下不辭升者蓋各有宜也辭有命臣辭之者君辭之者亦各有當此

禮記

卷二十九

章孔子之言又似臣凡拜皆當稽首而升成拜如觀禮賜車服之儀拜下不言辭而自升成拜

程子是推凡處畫說

子絕四章

集註四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意
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夫凡我因成此病者如聖人之心與天地曰莫任止又速是無固如佛時弗道未能墮成則止緣聖人不以去必

所謂子絕四只是說聖人私意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苦談道者不須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說

開者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意合者因因私意牽引來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

小羊問章

聖德也多能才也太宰以夫子多能為聖子貢則分別德邊本告之夫子之言止接多能之意實多能以曉之語錄太宰以多事孔子以聖不在多能形容聖

鄙夫問章

集注始終本末上下精粗分四節前後兩端如夫子言典詩方禮音之類本末是綱口及內外志如禮樂何答林放問禮之本之子張言忠信行篤敬答子路粗是深淺兩端如答子貢問方及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語上遺下但言高深遠大而不及不及於用

曾鈇音章

語說口

四二

仰鑽瞻忽

博文約禮

卓尔——從之末由

仰鑽瞻忽篤信力求未有得之之方博文約禮而見所立卓尔率之有序而能造其域具体而微者也從之末由待時而化也

此章通釋攷證二書言之詳盡須細看集注恍惚不可為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

無窮盡指高堅無方體指前後道雖高妙高指高堅妙指瞻忽

致知格物先言致知就心上說格物是此心去格故先言其本然禮只是復禮工夫若已不克則禮不可復故併言克已

先難之故說仰鑽瞻忽後得說所立卓尔由子說博文約禮不念所從是補顏子言前之意血顏子雖曰克己之末由非是自畫

之解是言當時所至尔所謂待時而化也日月用功將自化矣

門八爲臣章

魯哀十三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
將夢奠時也或問謂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行詐只是不誠意思當輕者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舉是
實敬愛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
此是過不是故意用詐之罪夫子言又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
平昔任意便行致失理也

美玉章

活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

樂正章

牛子詩集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
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制亦各有音節
孔子之時相錯失倫而爲之更定使復其本

出事公卿章

金先生引語錄三說中一說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此說爲正蓋
此章之言甚近又非七篇默而識之章比若聖人亦謙言恐是

太過必有人稱頌聖人道德因言我但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
各盡其札於敬事不敢不勉力以盡其至不飲酒而爲其所困
如此而已此外何有於我蓋於人之所言姑以此數者吞之觀
兩則字與不敢字可見非未及者

川上章

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詞辨證集註未及改
先看川字爲主着實方見得下文意思此不獨是記夫子所言之
地也逝字固指川流者字兼包萬物如斯字指流而不思夫字
指與學者之辭謂萬物與道爲一體者如此流動未嘗止息於川
可見然此只說得往者分明未見來者意故又曰不舍晝夜然
後義理沛然

如字非如似之如不是以川流比道是正言道之流行也如斯正
指流而不息

此章固是言道體聖人亦不懸空說正是教人體道不可須臾間斷
集註二道體字第一就大原頭全體說來所以謂之道體之本然
此道體是無形之體是就此章頂上說其次然後言易見者

如川流此下方就川上說第二此道體也此字即指川流而言云是道之形體也道本無形因物而見其體下遂歷叙五端云皆是與道為形體者此第三簡說尤重大抵三道體上則輕清而所包者大下則漸着實而人可共見人而欲體道則全在謹獨工夫能謹獨又在於自強亦

一道體就氣化流行處說是說所以生物者未說到物上二道體是就物上指形而上者而言三道體指物而言

本注道體是道為物之體段程子道體是物為道之體質

好德章

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脩以成己德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孝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集注圈外引史記語以證夫子發此言之由但如此說則好德有好有德之人之意

不惰章

集注心解字補不惰之前顏子聞夫子之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

語說口

三十二

無疑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目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能已非勉而不能惰此是形容顏子不惰非眾人不能已者讀此章則當自勉勵勿懈慢可也蓋聖人雖贊顏子之進亦所以厲學者之情

吾見其進章

何文定云惜顏子者惜其已進於所立卓尔之地未見其止者惜其不造於聖人之極也

後生可畏章

前兩語期之後兩語戒之期之者勉其進也戒之者警其惰也年富者未來之日尚多也人以百年為期今常少壯則未來之日尚富也

法語章

集注語之未達拒之不受是向上面說未達是法語聖言皆不能曉不受是雖曉而不從說其或前焉是能從說者

三軍章

奪帥如漢王馳人韓信壁即卧内奪其印符以易置將軍今亦

忌堆殺屠鄙奪其軍之類

匹夫猶言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感孰能移之哉可奪則非志矣

衣敝章

衣敝緇袍而不恥此是幸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為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其由也與辭氣可見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亦是幸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為恥此止言敝衣故知只是幸一隅說如士志於道章有自厭其貧之意此章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鑠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為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於心唯見道義之安耳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對者此是不慕人之富彼是不輕人之貧此是不為物役是樂與物共合而觀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語說

三十三

一臧字似有不同不伎不求安得不善上臧字就不伎不求中說唯不伎不求何足為善下臧字就不伎不求外說

禮記緇為袍緇謂續及舊絮續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為之象著象牡麻也以象捷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著暗暗字或作縵以綿裝衣也此謂以象麻裝衣也此緇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衣之賤衣之貴言其直爾非人之貴賤也

進於道謂漸造深遠進字就道中說非自此進於彼之謂

歲寒章

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萌蘖如君子有剛斷者然

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不凋但言後凋聖人言語雖小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

知者不惑章

三者字指人此章以三達德循序而言蓋就一人身上說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章開說者意不同

與學章

是孝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至而不可不孝又知孝以心然
後可與之共孝適道若爲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
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
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
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守聖人所
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
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前節
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有志之士則可與共孝能明義理者則可與適道信道信守不變
者可與立立則守經者也至於義精仁熟則可與權而能處矣
集注知所以求之知格物致知之方也知所往知至善之所在而
志於必至之也篤志固執而不變行成而守之固也
權是稱錘凡稱物須以權於稱上推移前卻以取平今以權字
義理度而行之至中而止程子謂權即經朱子謂權經有經
經謂有朱子之說則經權之義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
蓋經是常也權字有變意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事之

語說中

二二四

常者只依見成礼法一定行將去至有非常之事來須用自以
礼義度而行之亦欲合於常道蓋自上古聖人代興制爲典礼
雖備然亦豈能盡該天下之事變哉因此度彼皆欲合於義而
已且如父子相繼而有天下常也至堯舜則皆以子不嗣禪讓
其義則在於得人而安天下君令臣共常也桀紂至暴而湯武
至仁則起而伐之其義在於去惡而救民伊尹事太甲而放之
其義在於全湯託孤之命兄弟友愛常也而周公誅管蔡其義
在於正國家嫂叔不通問常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不通問者過
嫌也見他人孺子入井且有惻隱之心見兄之妻將死則避小
嫌而不顧所失大矣義理是活潑二地物不在這一邊便是那
一邊若兩下皆是義則執量其重者爲之便是權但權須是用
得義理極明了方可行若未明理專認箇權字件件要去權則
有背義妄作其罪不可勝言矣

經者聖人所制禮法常又常行者君子用之以應常事者也權者
聖人之大用前聖所未立法適逢事變而處之既當則其法即
可謂權即經也且如五帝以來父子相繼常也堯舜

則用堯之權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易為則用堯之權經矣天子在位諸侯臣服常也桀有極惡而湯至仁故易為於小事莫不皆然經與權皆聖人所制以君子言之則但可指聖人已立之經不能用聖人未制之權

唐棣章

聖人未嘗言易亦未嘗言難但曰未之思蓋不思則難思之則易難易在思不思耳

鄉黨第十

鄉黨第卽

前注容貌指恂恂詞氣指似不能言總結言指似不能言與便便

使指節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

論語中

二十五

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一半之其大夫又下於鄉二等論語既謂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去門九十步下車北嚮立九介立在君之地遷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闕東南西向立擯在主人之南遷迤東南立並西向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君問賓來之意主人傳言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既畢然後出限南面而立上擯出闕外闕東南西嚮亦如上陳列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上擯指請事入告君乃相與入也凡門外之列擯介皆在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

疏聘禮私餽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註云公既拜客趨辟身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君反路寢

佳以躡盤辟貌辟音關謂足盤旋開闢聞君命敬之若無所措其
身然

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旂焚纓之就貳車之乘介瓚
之人札牢之數朝位之步饗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

入公門節

周禮應門二徹參箇應門者朝門也徹者轍也二轍之內八尺參
箇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也諸侯之禮有降殺門或狹於
此然聘禮記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參箇為證則門之制或同殿
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闌又名楸兩旁有長木謂之棊又
名棊楔即今所謂門康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闌東棊西
右扉之中在闌西棊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所以向堂
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
之道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棊與闌之間士介拂棊賓
入不中門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
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棊闌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
大夫也末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

說文

卷之六

介則在東而拂闌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棊
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
近闌而入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
奉君命而行則用賓禮拂闌西而入私事私覲也已之禮非君
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闌東而入也大射禮燕禮皆曰卿大
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此右謂自外視
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闌東左則由闌西疏謂由闌東
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闌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
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出入不敢由此必
旁闌東則亦不敢當此而六

行不履闕一者為行乍高乍低為失容一者為履穢門闕而不淨
集註寧立之處諸侯門內有屏大朝會卿大夫立門外君立於門
內屏外以付之謂之寧

攝摠也摠即手也齊衣下縫古者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縫
也皆一尺心一級故上堂摠衣必去地尺

執事去節

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命之辨其等數為國之瑞信凡諸侯朝王

執之以合信使使者聘問他國則亦執之以表信

享礼享獻也此是聘礼第二次見其君也既聘用圭璧有庭實此

圭璧又非前端信蓋凡瑞玉則還之享礼則納之而不還者庭

實者以物實於庭中也唯國所有周礼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錦琮以錦琥以綉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

之好故礼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籩豆之薦東帛加璧

龜金丹漆絲纒竹箭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足以見庭

實無一定之物小行人註曰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

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謂公圭九寸則璧亦九寸侯也

圭七寸則璧亦七寸皆是庭實以馬若皮二王後享王則用圭

璋疏謂大各如其瑞此諸侯享天子之礼其諸侯自相享則各

降一等謂二王後則用璧琮二王後上公也而子男則用琥璜

侯伯雖用璧琮而諸侯相享之玉又各降一寸謂上公則八寸

侯伯則六寸子男則四寸其庭實則隨所用王及國之所有

上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

寸圭博三寸厚半寸其首左右刻各寸半璧圓徑五寸中孔一

寸厚半寸

聘禮實觀奉束錦總乘馬

紺緹節

古注孔氏曰一入曰緹飾者為領袖絲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

衣似衣齊服緹者三年練以緹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

集注取此以為說疏曰紺玄色按考工記三入為練五入為取

七入為緇注謂染練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緹緹今禮

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鄭司農謂

尔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練凡玄色者在緹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孔氏云一入曰緹未可知何書又云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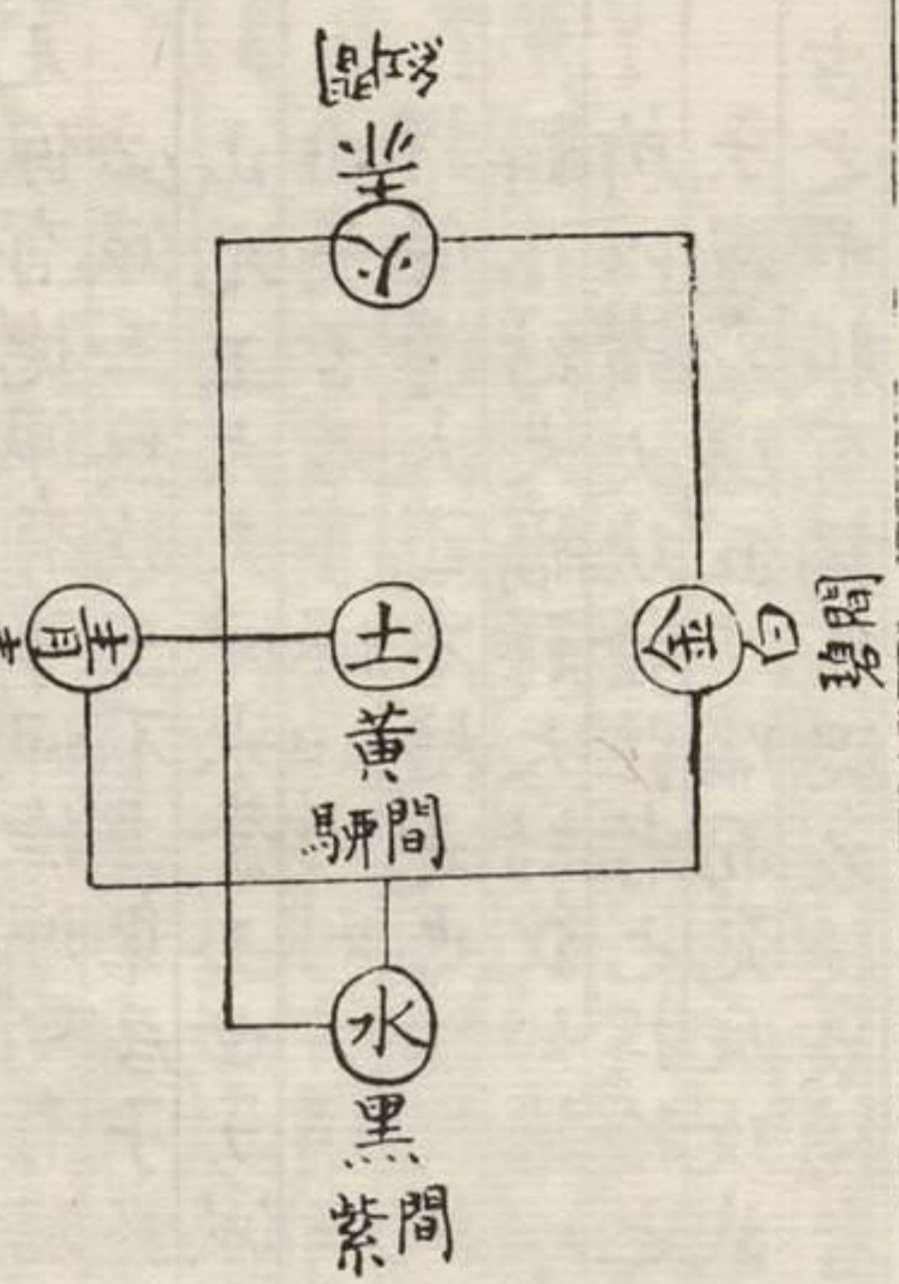
三年練以緹飾衣則以讀緹為練禮弓練練衣黃裏練綠今按

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緹再入曰窺三入曰練四入曰朱五入曰

緹六入曰玄玄即紺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緹飾者則齊用

玄衣已明緹在玄玄之間則自亦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為

何因而決非緇之線矣窺首頰練七練反



火克金赤白為紅
 金克木白青為碧
 木克土青黃為綠
 土克水黃黑為駢
 水克火黑赤為紫

疏凡祭服先著明衣次加中衣中衣之上冬則加袍繭夏則用葛
 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
 加禴衣禴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朝服愚按疏言
 朝祭之服如下文三裘之類人莫不皆然當暑衫締綌必表而
 出之則當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蓋唯夫子獨然也
 古之服葛締以為衣綌以為裳亦貴賤之等也

禮記

卷八

裘以皮為衣冬服也凡服內有袍禕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裳之
 謂之禴此所謂衣禴衣也禴之色必與裘之色類禴上加襲襲
 則朝祭之服也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麕裘
 君王視朝之服黃衣狐裘息民之祭之服然此是眾人之通禮
 何獨孔子服之今獨稱君子或恐是當時亦有非朝祭而自有
 此服孔子則亦必以同色之衣禴之言非行禮而必謹禮父否
 則君子是泛言於禮當如此而非指孔子也禕直格反

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衝牙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夫子佩白玉公侯佩
 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璆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若事佩如內則所謂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珌
 捍管帶大觶木燧是也紛悅拭物之中刀礪小刀及礪右小觶
 解小結大觶解大結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
 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疆帶刀鞞也玉藻又曰孔
 子佩象環五寸孺而充反致武中反觶許規反帶時世反
 古之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十五升去其

無事其綫有事其布曰錫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綫無事其
亦曰總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少一
升而已疑衰蓋布綫皆有事也周禮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
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注疏謂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
為中服士以總衰為喪服其平服則疑衰也又曰凡弁經服其
衰後袂謂中服皆著弁經也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後
大也凡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後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大
三尺三寸也又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謂服疑衰而加麻經也
庶人之中服則素委兒白布深衣聖人之中服則用錫衰疑衰與
詩君子偕老言蒙彼縹緝謂以展衣蒙於縹緝之上展衣者禮服
也既服禮服則緇衣之內必有中衣明矣故集注取此以證緇
中衣之外是中衣表緇其義不在蒙字詩疏謂縹緝緇之尤
細靡者

食不飲精節

謂之涉及權實限反

謂之攝是衣攝積疊也謂之攝成疊即今日所謂摺也裝必益反

割下正不食集注謂肉正者不食引陸績割肉以進之為證

竊恐方正自謂意文正字則該之古者燕饗有大饗曰載

又有切肉則謂之載也其餘此禮皆謂之載也

心割者名也謂之載也謂之正則不也

古人食

多如此如內則魚鱸芥醬醢醢之類以合其

及醬以食又有所謂濡醢醢醢魚卵醢醢醢皆實實此

則烹調之節也濡者烹之以汁和也凡言醢醢皆醢醢及醬二

物卵醬則用魚子作醬也若此三者自是亨飪條不備則失

飪而亦不食之矣濡音而卵音昆亨音烹

古註齊禁葷物葷平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忽突出薑一條而

曰不撤則是尋常有薑矣古註雖自此上皆作齊戒意說固未

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齊一類錯簡在此

淡食或勸酬故有言但未若述寢則無可言者

禮記卷之四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獸
時難以索室毆疫註曰卻凶惡也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
礫穰以毋春氣註謂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蓋
此月內日行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其氣佚則厲鬼隨而出
此難唯天子諸侯得為之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謂此
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蓋此建酉之月而日至
壽星之次又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此難惟天子得為之
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方祭註謂難陰氣也此月內日行歷虛危
有墳墓四司之氣厲鬼特隨強冷出害人謂之大則下及民庶
皆得難也

既焚節

既焚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為乘三乘為皂三皂為駟六駟
為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廐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
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阜有廐
馬繫有馭夫廐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

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
閑三良三駑駑則一當其一此章為邦國之廐良馬三閑六百
四十八馬掌牧者三百八十八人掌牧者八百八十五人駑馬
三閑亦六百四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廐焚夫子問
人而不問馬然周禮之制云尔未知果如何如大夫四閑一良
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且大國之卿四
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
已祭祀服御賓客皆出於此固不能全以養人今牧者乃有六
百八十三人而又欲畜八百六十四馬則何以給之陳文子有
馬十乘已謂其富而大夫當有馬如此多何邪皆不可曉觀此
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雜記曰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然則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
朝而後問

春賜食節

集註引周禮四句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日舉鼎十二備大牢此章
謂朝食也膳夫授祭者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禮飲食必先

少許置之於以祭始造飲食之人王食則膳夫以當祭之饌
之於王而主視祭之品嘗食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
熟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將
食膳夫每口嘗之然所嘗只嘗火熟者謂之烹之於鼎者也所
以嘗者恐夫生熟之節也註中引此四句以證先飯之意非正
解此章者此天子之禮而孔子則待諸侯之食也
凡祭而中尊者祭之餘則否賓主敵體則主祭賓之長者一人祭
今待食於君不敢當客禮故君祭則先飯

曰若車皆也乘馬驟車馳難於存於車上立高五尺五寸橫一木
於軾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躬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
於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禮記論語叢說卷中

